



埔里，愛蝶之地

—埔里蝴蝶森林公園宣示大會

撰文／朱家荷

「這裡的水
這裡的山
孕育特別的生態
我們在此宣誓
我們要保護埔里的山與水
我們要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的榮耀
讓蝴蝶成為埔里的驕傲…」

9月5日紙教堂內集結公、私部門及保育界、藝文界、學界、產業界等人士，在生態專家彭國棟的帶領下，一起齊聲宣讀「愛蝶護蝶宣言」。

蝴蝶引領城鎮前行

1960-1975年間，是台灣蝴蝶加工產業的黃金歲月，讓埔里贏得蝴蝶鎮的美名。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，我們深知過去的標本產業已不可行，2010年起，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與大埔里地區有志之士共同發起「再現埔里蝴蝶王國」行動，秉持以生態為體、文化為根，

埔里從捕蝶到愛蝶之地，在產、官、學、社跨域合作下，要再現蝴蝶王國的風華。

產業為用的理念，希望找到一條兼具地域振興與永續發展之路。

2018年起，「新故鄉」在農委會林務局的支 持下，開啟「埔里蝴蝶森林公園」的建



種下蜜源植物，幫蝴蝶營造更適意的生活環境。

構理想，延續多年所累積的能量，持續在蝴蝶生態保育、蝴蝶綠色旅遊、蝴蝶生活文創等面向深耕。9月5日的「埔里蝴蝶森林公園宣示大會」，集結眾人之力，要讓台灣蝴蝶王國昂首於世界的理想，逐步邁進。

「埔里要打造的，不僅僅只是讓蝴蝶回到我們身邊，更要讓世界從蝴蝶認識台灣！」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廖嘉展董事長強調。

林務局楊宏志副局長指出，埔里的蝴蝶有220種，占台灣一半以上，蝴蝶資源之豐碩讓人驚嘆。他表示：「有森林的地方，蝴蝶就源源不絕，希望大家一起來愛護森林，創造有在地特色的永續生態產業。」

長期關注環保議題的蔡培慧立委也提及：「蝴蝶展現的是1960年代台灣拚經濟的歷程，更是21世紀我們珍惜土地環境的象徵。」她欣見埔里蝴蝶森林公園的理想，在公私部門合作下一步步實踐，更期望這美好的經驗可以傳遞出去。

此外，包括陳曼麗立委、南投縣陳正昇副縣長也都蒞臨會場，給予大眾肯定與鼓勵。

因為蝴蝶，我們在此相遇

此次大會的重點之一，是頒發認證書給甫通過蝴蝶生態解說員資格考的12位學員；「感謝促成這門課程的所有人！因為蝴蝶，我們在此相遇。希望從埔里蝴蝶森林公園開始，讓我們一起追蝶、護蝶！」初級生態解說員黃韻如代表分享說。

紙教堂園區廣植蝴蝶食草及蜜源植物，常年蝶舞翩翩，與會嘉賓在中級蝴蝶生態解說員的帶領下，一起種下蝴蝶的蜜源食草，將愛蝶之心化為行動，為蝴蝶來造窩。

當生態保育成為普世倡議的價值，埔里蝴蝶森林公園，台灣國家綠網，從台灣之心啟航，要讓蝴蝶成為引領城鎮前行的美麗印記。

※



蝴蝶的家，我們的家

撰文／林華慶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局長）



埔里蝴蝶森林公園要打造人蝶共生共榮的理想邁進。（攝影／辛妍）

從桃米到大埔里

1999年9月21日凌晨，車籠埔斷層錯動，全臺居民在地牛翻身中渡過了驚恐的夜晚。

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，震後重建以生態永續發展為主軸，從了解社區周邊生態資源開始，進行基礎資源調查、營造生態棲地，也培訓在地生態解說員，並結合周遭的旅遊景點串聯生態旅遊遊程。至今，桃米已然成為生態旅遊的熱點。桃米經驗也觸發了周遭社區參與，一同走向生態經濟之路。

桃米位處的埔里地區蝴蝶多達220種，早期於1960～1975年間，每年由埔里採集、加工、外銷的蝴蝶超過2千萬隻，創造了蝴蝶產業經濟、打響埔里蝴蝶鎮的名號。蝴蝶產業沉寂多年後，2010年，一群關心埔里地區永續發展的在地人、地方團體、行政機關、學校也開始整合，並引進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，以「蝴蝶」作為埔里生態城鎮轉型標的，凝聚「再現埔里蝴蝶王國」的共同意識，蝴蝶保育從桃米紙教堂等地開始，延伸到大埔

從電腦房跨域大自然

撰文／何貞青

暱稱「梅子」的曾素梅，在埔里蝴蝶生態解說員當中，深受大家倚重和信任。大學念企管，先後在警政署及公平交易委員會資訊組任職的她，退休後投入生態世界，找到另一個揮灑的天地。

重諾，勇於接受挑戰

1956年次的曾素梅，在台北求學及工作長達30年，2008年因要陪伴母親才提前退休、搬回埔里。

熱心的她先到成功里的鐘靈國小擔任志工及代理教師，之前從未帶過小孩，「一開始快被搞瘋了！」但既重承諾的個性，讓她勇於接受挑戰。

周六、日她就往圖書館跑，把所有兒童教育心理的書籍全看完，慢慢抓到與孩子相處的要訣；得知弱勢學生繳不起學費，她運用資訊網絡的專長幫忙募款，獲得包括前同事們的支持，不只讓孩子順利上學，也改善校內圖書館設備。

雖然鐘靈國小仍在2016年廢校，但那兩年

裡，她用自己的方式，為偏鄉教育工程盡心，這段經歷也對後來擔任生態志工有所影響。

2011年，她報名新故鄉基金會所開辦的第一期蝴蝶生態解說培訓，通過認證考試。但歷程並非一帆風順。「我程度不算好，有時考試還低空飛過。加上眼力不好，野外辨識比別人慢……」植物是她最大的罩門，連彭國棟老師也叨唸：「你看起來是巧巧人，為什麼植物記不起來？」

她一度萌生退意，但逃避非她性格，加上同組夥伴鼓勵，她卯起來練習，在「堅持到底，就是你的！」信念下，終於跨越了障礙。也因體會學習的困難，讓她不吝提攜後進，熱心引領初學者進行調查。

走出自己的解說風格

雖然曾素梅總謙稱自己並不優秀，「但我想走出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解說路線。」喜歡人文的她，解說常加入自己收集的小故事，尤其擅長與孩子互動，「小朋友的專注力只有15分鐘，不趕快講重點就會跑掉。」鐘靈國小的經驗讓她熟稔孩童心理，



退休後的曾素梅（左3）樂在學習，投入生態解說行列。（攝影／李榮芳）

里，逐漸出現蝴蝶保育廊道的輪廓。

國土生態綠網—重建埔里蝴蝶森林公園

臺灣的保護區佔國土面積19%，且多集中在中央山脈地區，其與濱海之間的淺山環境，因為地狹人稠的關係，受到強大的土地開發壓力，中央山脈與海岸生態系也被斷開，棲地的破壞，使得許多生物族群面臨消滅甚至滅絕的危機，而這些淺山地區通常以私有地居多，比較難用法規劃設保護區域。因此，林務局經過多年醞釀，在2018年開始執行全國性的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（簡稱國土生態綠網），也就是要保育這類法定保護區以外的棲地與動植物，以里山倡議的概念，透過友善農作生產、生態造林、動物廊道建立等不同方法，結合各領域一同推動生活—生產—生態共榮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永續環境。

在921地震即將屆滿19年之際，林務局在國土生態綠網計畫中，啟動了「埔里，愛蝶之地—埔里蝴蝶森林公園與蝴蝶生活文創地方創生計畫」，延續辦理埔里地區的蝴蝶資源調查、環境教育及棲地營造工作，並將建置大埔里地區蝴蝶、共棲生物及地景地質資料庫，讓更多生態資訊可以被共享利用。蝴蝶風社區報也重啟發行，讓社區民眾能分享埔里蝴蝶相關資訊，文化面也有蝴蝶生活工藝展及蝴蝶影像紀錄。種種以生態為本的努力，期盼創發在地生態文化與經濟，再現埔里蝴蝶風潮。

一路走來，埔里從「捕蝶之地」蛻變為「愛蝶之地」，建構了人與蝴蝶生態的友善關係，是地區性生態永續利用的典範，更期望未來埔里真正成為蝴蝶和人都能安心成家的好所在。 ※

活潑的解說風格加上親和力，大受孩子歡迎，新故鄉基金會推行的親子生態體驗、校園環教列車，她都是很好的幫手。

彭國棟老師也肯定，「梅子在人際關係的整合、解說團隊的運作上，都是重要的核心人物，很高興有這樣的夥伴。」

從資訊界跨到生態界，從恆溫的電腦房，到千變萬化的大自然，曾素梅的生命有了大翻轉。「生態像個無底洞，植物認不完，蝴蝶多到眼花撩亂，學不完啊！」至今她仍戰戰兢兢，卻甘之如飴。 ※



【我的蝴蝶夢】

東光蝴蝶花園

撰文／何貞青

東光蝴蝶步道是社區的亮點與驕傲。(攝影／辛妍)

盛夏的清晨，走入魚池鄉東光社區興善巷的小徑，迎面而來一抹抹或橙紅、或寶藍、或鮮綠的亮麗蝶影，如果跟著牠們的腳步前行，就會抵達「東光蝴蝶第一個家」，也是東光社區生態解說員蔡鴻銘的老厝。

生於 1949 年的蔡鴻銘，笑稱自己已是七十歲的老伙仔（老人家）了，但談起熱愛的蝴蝶以及一手打造的蝴蝶園區，亮起來的眼神和上揚的嘴角，流露一股赤忱，一點不輸年輕人。

庭院全都貢獻給蝴蝶

蔡鴻銘在東光出生、成長，16、7 歲就離開家鄉到台北工作，從建築工地、藝品加工店、做到紡織廠高階技師，在台灣紡織業鼎盛時，還被派任海外的印尼擔任擴廠的主幹，協助日本、大陸等工廠安裝機台，一如他的個性，是踏踏實實從基層走來。

1996 年因為要照顧老邁的父母，舉家遷回東光村，在埔里鎮一家化妝用品公司任職。921 地震後，他開始接觸社區大學一系列社造、文史課程，啟發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，尤其 2007 年參加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舉辦的生態課程後，一頭栽入生態的迷人世界，「那時整天只想跟著彭國棟、邱美蘭老師四處去上課，連班都不太想上了。」但公司無法讓他請太多假，加上孩子都大了，鼓勵他去做自己喜歡的事，最後他乾脆辭職，開開心心跟在老師後面上課去。

而學過的許許多多物種，他對蝴蝶情有獨鍾，2012 年在「再現埔里蝴蝶王國」的風潮下，他最先在住家旁的舊洗衣池畔種植蜜源食草，結合生態與地方文史，成為小而美的「蝴蝶洗衣墩」；次年，又配合水保局農村



愛蝶的蔡鴻銘和妻子周麗桂，大方分享蝴蝶庭園。(攝影／何貞青)

再生計畫，將住家前一分多地的檳榔園，改造成東光第一個「蝴蝶園區」，是社區生態導覽的亮點；到了 2017 年，在水保局及南投縣政府計畫支持下，沿著住屋周遭延伸一條「蝴蝶步道」及「蝴蝶流籠體驗區」，完整建構一處教育與保育兼具的蝴蝶棲息地，當

然蔡鴻銘的私人庭院也全都貢獻給蝴蝶了。

群蝶齊飛的壯麗

「這裡是自由開放的園地，歡迎大家來賞蝶。」蔡鴻銘和妻子周麗桂，驕傲又大方地分享。蝴蝶園區裡，常有黃裳鳳蝶、紅紋鳳蝶、大紅紋鳳蝶、台灣麝香鳳蝶「四大美人」出沒，一出場就豔驚四座。去年八月完成的蝴蝶步道，約 80 公尺的小徑，種植有 200 棵以上的高士佛澤蘭，還有繁星花、大王仙丹等，簡直就是斑蝶類的天堂，七月蝶況最盛時，沿著步道走過，彷彿蘇軾詞中「捲起千堆雪」般地，霎時激起千隻蝶，場面之華麗壯觀，讓人驚嘆。

尤其小紫斑蝶是很棒的生態教材，「輕輕一探，就手到擒來，因為每一隻都吸蜜吸傻了！」蔡鴻銘形容，牠們還會聰明地裝死不



蝴蝶園區常見美麗蝶之訪花吸蜜，圖為大鳳蝶。(攝影／辛妍)

動，很適合小朋友近距離觀察，最後再放飛。蝴蝶步道後端則種著馬兜鈴、華他卡藤等食草，葉叢中肥胖可愛的鳳蝶類幼蟲，是小朋友的最愛。加上蝴蝶流籠體驗區、黃裳鳳蝶的 Q 版裝置，讓大人小孩流連不已。

今年，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在林務局支持下，推動埔里蝴蝶森林公園計畫，愛蝶入迷的蔡鴻銘也不缺席，加入東光的電車古道蝴蝶調查小組，並期望接下來在蝴蝶棲地營造以及蝴蝶綠色旅遊，都能有所參與。

「我想繼續種柑橘類食草，大鳳蝶、黑鳳蝶、無尾鳳蝶、玉帶鳳蝶……都愛吃，」蔡鴻銘一點名，「牠們如果長住下來，大家就有眼福了！」即使已經獻出大半地盤，這個為生態執迷不悔的人，依舊心心念念為蝴蝶造窩。 ※

蝶戀之路結伴同行

撰文／林芳仔



2018 年初秋，大埔里地區又誕生了 12 位蝴蝶初級解說員。

「埔里蝴蝶森林公園生態調查及初級解說員培訓課程」從 7 月 30 日到 8 月 28 日舉辦，經過 85 小時密集多元的訓練後，大家跨越年齡、職業的交流學習，從豐富的室內課到走出戶外的蝴蝶實調，蝴蝶不再是圖鑑上的陌生名詞，而是真實映入眼簾活靈活現的精靈，也因為蝴蝶，讓大家有了共通的語言。

喜愛生態、就讀暨南大學的蘇晉緯有感而發：「短短一個月學到很多，對於蝴蝶了解更深，也更加地喜愛。」

即使沒有通過認證的學員們也笑著說：「沒通過沒關係，從只知道牠們叫蝴蝶，到認識蝴蝶生態和保育的重要性，也發現原來蝴蝶有那麼多的名字、那麼的迷人，這麼美好的機緣，已經很滿足，很感恩！」

一路陪伴大家成長的生態專家彭國棟則勉勵：「參與者愈來愈年青及多元，學習效果也愈來愈快。但我們都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。」

這條蝶戀之路才剛開始，雖然路漫漫，相信，在大家結伴同行的過程，會處處驚豔。 ※

好鳥的地方

—日本出水市鶴鳥保育概述



文・圖／劉明浩（暨大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）

每年超過上萬隻的鶴鳥會到出水市渡冬，讓鶴鳥的保育成為國際典範。

出水市位於日本九州鹿兒島縣的西北端，面臨八代海，面積約 330 平方公里，人口數約 56,200 人。出水市擁有良好的自然環境，每年 10 月開始會有大批的鶴鳥渡冬，一直到隔年的 3 月再帶著亞成鳥北返西伯利亞。因為來此地渡冬的鶴鳥數量每年超過一萬隻以上，群飛或聚集時實在是非常壯觀，鶴鳥和渡冬地都被列為日本特別天然紀念物。

候鳥的國際保育典範

每年來到出水市渡冬的鶴鳥大部份是白頭鶴與白枕鶴。這群鶴鳥主要從西伯利亞，經過中國、或韓國而來到出水市。鶴鳥是候鳥，候鳥的保育是一個國際保育議題，並無法由單一國家就能有效推動。在俄羅斯其生存面對盜獵的獵捕壓力、中國則是農民為減少農

損而毒殺、南韓則是大規模開發而造成棲地喪失。

這群鶴鳥每年在日本出水市集結渡冬。為了保護牠們能順利繁殖北返，出水市每年投注大量的公共資源進行鶴鳥保育，包括補助農民休耕、維持良好的棲地品質、運用大量的鶴鳥意象的公共裝飾、進行有系統的科學監測和調查、基礎保育觀念的教育推廣、鶴鳥品牌設計融入產業產品。

舉例而言，像是出水市政府劃定保護區，於保護區內的稻田都由政府收購，並設計為「歸來米」的品牌，期望明年鶴鳥和遊客都會再回來。整個城市推廣有機無毒的栽種，減少使用農藥耕作的方式，透過農產品的販售推廣鶴鳥的保育工作。

另外，為了減少鄰近農民的農損，每天市

結合農產、景觀、釀酒等產業，塑造出水愛鳥之地生態、生產、生活並重的市鎮形象。

政府都會定點定量投食飼料，減少人鳥之間的衝突；同時進行長期的鶴鳥數量監測和禽流感防疫工作。出水市的雞蛋產量為全日本第二，可見其防疫管理的成效。市政府結合了當地的出水市民泊協會，輔導培訓民宿業者成為鶴鳥的生態解說員，透過觀光旅遊點的營造進而推廣鶴鳥保育工作。

出水市政府辦理的各種大型活動，像國際馬拉松、農業博覽會、竹燈籠展覽會，都與鶴鳥息息相關。這些細緻的保育作為，堪稱候鳥渡冬的國際保育典範，相當值得學習、借鏡其作法。

鶴鳥保育 VS. 蝴蝶城鎮

出水市為了讓國外客人理解鶴鳥保育的重要性與實際做法，分別蓋了鶴博物館以及鶴



(攝影／辛妍)

觀察中心兩棟建築物；這兩棟建築物的外觀都是模仿鶴鳥所構成的。鶴博物館提供了認識全世界鶴鳥的豐富資訊、當地推動鶴鳥保育的行動、相關的文物和展示品、以及各種與自然生態有關的特別展覽。鶴觀察中心則是可以站在四樓的觀景平臺，近距離地觀察數量眾多的鶴鳥、聆聽鶴鳥充滿活力的叫聲。

在 2017 年之後，也利用資訊技術，遊客可透過自己的手機點選多國語言的導覽和介紹，不用擔心語言不通的問題。除了出名的鶴鳥自然景觀之外，該市也保存自 17 世紀至 19 世紀江戶時代留下來完整的武士聚落外城文化，當地稱之為「出水麓」。100 多戶的宅第仍維持著 300 多年前的武士住宅外觀，透過居民自覺地組成的導覽協會，延續著傳統文化。

事實上，出水市和埔里鎮於 2017 年 5 月時締結為姐妹城市。從出水市的鶴鳥保育作法，我們可以反省一下埔里擁有的自然環境、景觀、歷史文化。埔里鎮是全臺灣蝴蝶種類最多的城鎮、擁有多元族群和遷移文化的史料。即便我們擁有許多珍貴的製產，但埔里鎮並不是一個以生態為傲或保育聞名的城市，也沒有吸引更多國外遊客到訪，實在是相當可惜。

因音樂結緣的姊妹市

2016 年，Butterfly 樂團總監謝東昇，透過日本樂界朋友得知，鹿兒島縣出水市的出水中央高校有著優秀的管樂傳統，他特地前往拜訪，獲得校方的高度重视，開啟了與 Butterfly 的跨海音樂交流。

謝東昇在拜會台北駐福岡經濟文化辦事處時得知，出水市有與台灣的鄉鎮締結姊妹市的想法，但尚無適合對象。謝東昇即推薦埔里，回國後並將此訊息轉達埔里鎮公所。

這年 8 月，在駐福岡辦事處的引介下，出水市的澀谷俊彥市長率團訪問埔里鎮，與公所及在地社團結下良好情誼。也因 Butterfly 與出水中央高校的因緣，澀谷市長特地前往暨大附中，和 Butterfly 青年樂團進行交流，鼓勵兩地學生持續音樂上的互動。出水中央高校在今年更提供 3 個獎學金名額，讓 Butterfly 的孩子前往進修。

以鶴鳥度冬地聞名的出水市，和積極投入蝴蝶保育的埔里鎮，2017 年 5 月 31 日正式締結為姊妹市，期待這段由音樂起始的跨國情誼，演繹出更多美麗樂章。



在地居民引以為傲的生態資源，結合觀光旅遊，推動鶴鳥的保育工作。

我們仍然缺乏經營自然資源的眼光格局和實作能力。在朝向生態城鎮願景發展的此刻，我們可以試著以埔里人自傲的蝴蝶做為一種可實踐的鄉鎮運動想像。蝴蝶成為一種埔里鎮再生、創造生機的符號，那是多麼美麗又需要努力的社會課題。 ※



舞動夏日樂章

— 2018 蛹之聲夏季音樂培力營



夏季音樂營成果發表會見證學員一年比一年更加成長。(攝影/辛妍)

「蛹之聲音樂培力計畫」自 2016 年 3 月開始，串聯大埔里地區從小學到大學共 17 所學校的音樂教育系統，透過扶持各校特色樂團、聯合團練的成軍、音樂營辦理等，讓偏鄉學童有機會接觸音樂的美好，帶動多元且平權的文化參與。

跨國的音樂價值分享

每年寒、暑假的音樂營，更是跨校交流、彼此激盪的時刻。今年 7 月 22 ~ 27 日於暨南大學進行夏令營，特地邀請自出水中央高校指揮退休的江口博人蒞臨指導。

出生於 1957 年的江口博人，代表鹿兒島奪得諸多獎項，並參與近十次國家級音樂演出。他表示，音樂是一種生活價值，「或許，

參與學員未必都會走上音樂之路，但只要埋下種子，對未來都是新的開始與希望。」

國立台灣交響樂團今年也有 8 位老師參與教學，小提琴老師陳俐如觀察到，「合奏是

件有趣的事，對小朋友而言，也是增進同儕互動的難得機會。」從一開始大合奏的參差不齊，到如今差距的縮短，她見證了孩子們的成長。

音樂、戲劇、舞蹈的結合

平常居於日本，每逢寒、暑假帶小孩回台的家長李正惠，此次兩個孩子均加入音樂營，她也擔任教學翻譯，她表示：「兩個國家，不同語言，卻能透過音樂交流，可以感受彼此都 enjoy 於其中」。而且，蛹之聲的學長姐都會回來給予首次參加的小朋友許多幫助與支持，

對孩子是很棒的經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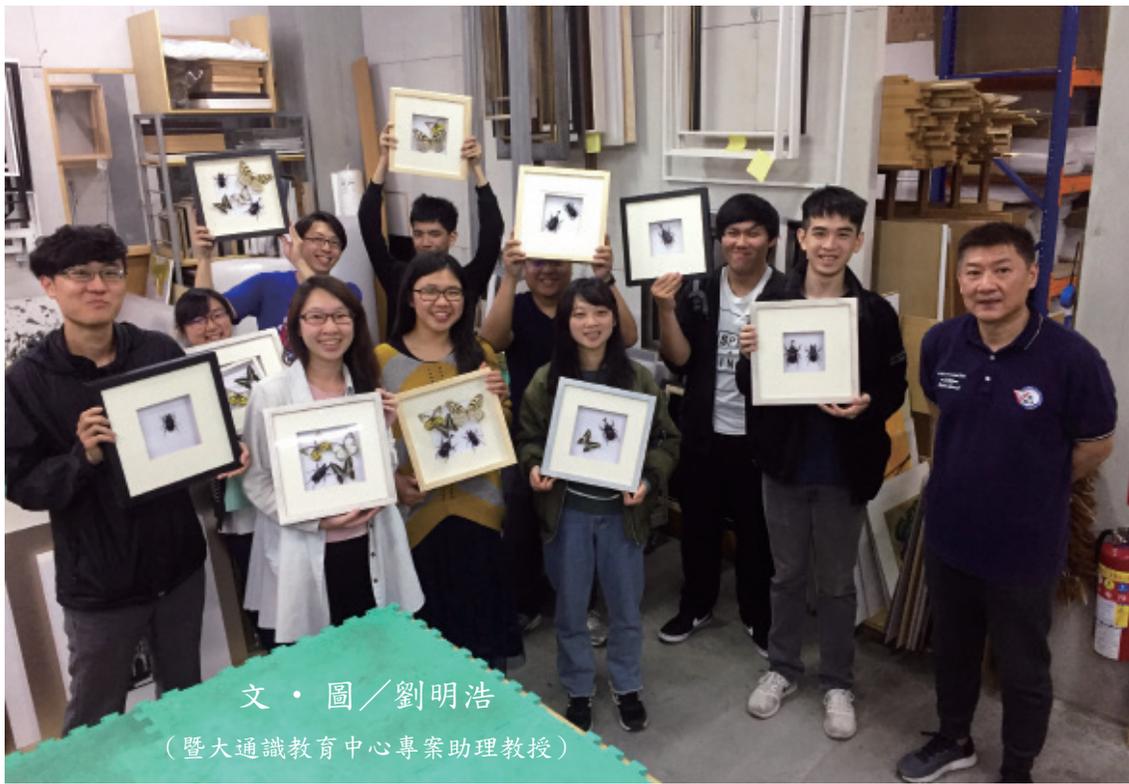
為讓學員演出時肢體更自然，此次夏令營首度加入舞蹈肢體課，薪傳舞蹈團林幸弘團長表示，蛹之聲是大埔里地區推廣美感教育的重要一環，「以往音樂、戲劇、舞蹈多是各自為營，此次能有機會結合，共同演出，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」

7 月 27 日成果發表會上，樂團展現多樣化的演出層次，有江口老師與大孩子們的淋漓揮灑，激盪出大曲目的震撼；有小小孩在「你很特別」音樂劇中的活潑流暢，一點都不怯場。音樂、舞蹈、戲劇的結合，讓多元文化的種子落在每個人心田。

一個個自信的笑容，閃閃發光的眼神，在音樂魅力的引領之下，繼續快樂向前！ ※

在蝴蝶的前世今生中學習

—以木生昆蟲博物館復振為議題的大學課程



文·圖／劉明浩
(暨大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)

學生們透過工作坊式的課程，學習昆蟲標本製作，並與「有藝術」戴新老師（右一）合作，結合現代化的裱框專業，創造出更具美感的收藏方式。

今年二月初，我開始和木生昆蟲博物館的余利華館長接洽合作事宜。共同討論能不能透過大學的課程，以其為教學場域，探討地方型的私人博物館該如何復振的議題。

認識台日昆蟲迷的聖地

木生昆蟲博物館（以下簡稱「木生」）在許多台日昆蟲迷心中，是此生必去膜拜的聖地。初代館長余清金被形容為「沒有博士學位的昆蟲學家」。對老一輩的埔里人而言，「木生」的存在是整個城鎮以蝴蝶採集產業維生的歷史證明。

現任館長余利華和前任館長童秀玲女士，則對近幾年來「木生」的經營感到憂心。想起「阿公（余清金）」生前對昆蟲的喜好以及盼望能讓臺灣人對昆蟲有更深的認識，總不忍「木生」在她們手上結束。因為它的特殊性，我們希望暨大與「木生」的合作是長期的、一步一步改變的。

學期開始之後，我和學生重新認識「木生」。同時，我也邀請了幾位朋友進場協力，包括：南投甲蟲館的藍仁廷、有藝術的戴新、敲敲木的施文傑。在課堂上，與其說檢討「木生」的經營運作，倒不如說反省暨大師生對這位鄰居的陌生。



經由余利華館長（左二）親自導覽解說，學生們對昆蟲開始產生興趣，也驚嘆這些繽紛生命的特殊。

同學們在多次參訪「木生」後提了很多實際的意見，包括標本儲存、園區環境配置、解說服務的議題。他們的意見很具體，但我拋回兩個議題：第一、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很多條，哪些要優先做？第二、同學們會做跟能做什麼？

摸索碰撞中前進

過往在暨大的教學經驗，我發現大學生投入的實作時間太少，再加上對產品端、代工端的經驗及所知有限。要能對「木生」的經營有些幫助的話，可能還是要借重學生調查、重新整理基礎資料的能力。在討論過後，同學們進行了3個組別的分工，包含了標本攝影組、訪談組、成品組。

標本攝影組主要負責館內標本的拍攝。館



余氏角金龜是由余清金所發現，並用以紀念父親余木生。透過攝影技術，拍攝成可清楚觀察的圖像。

內大部份的標本都是1970到1980年代所採集的，有些甚至更老。我們討論利用影像數位化讓標本「存在」得更久。運用攝影的知識、光源控制、景深計算，採取focus stacking（焦點堆疊）的方式，拍攝出好看又清楚的成像。一開始，由於標本有髒污、發霉、灰塵沾黏的情況，我們先學習如何整理。有些年代久遠，很脆弱，面對它們時心情不

免緊張，深怕一個不小心就毀了。同學們開始花大量時間學習疊圖、去背、校色、拼接、補色的數位修圖方法。

訪談組主要以「木生」和埔里鎮過去的昆蟲採集產業從業人員為訪談對象。訪談組的成員都是女學生，由於過去完全沒有訪談調查的經驗，她們採取勤能補拙的學習態度和行動力，每次在訪談結束之後，一一整理逐字稿，梳理過去發生的事情。透過滾雪球的方式，訪問採集者、盤商、手工藝從業人員。只要有問到誰可以再接受訪談，她們都親自跑一趟。從她們一開始對埔里的昆蟲產業史完全不懂，到了期末能夠清楚整理出一則一則的往事。

成品組的情況比較特殊。一開始我們希望有實際商品可以產出。討論之後，發現大家對產品創作的想法過於天真。之後也因為標本攝影組和訪談組的需求，他們轉而協助兩組的資料呈現，學習電腦編輯軟體，協助整理「木生」的舊照片。邊做邊調整的過程中，倒也做出了巨型的螞蟻木板模型跟雷切的板型。

約好再一起努力

過程中，無論是標本拍攝、舊照片整理、和訪談對象的聯繫等，「木生」都給予我們相當大的協助。到了學期末，我們在埔里鎮上和學校展出學習成果，同時也試著和更多人溝通「木生」的定位。

余清金開啟了昆蟲採集業的黃金年代。他從小生活困苦，憑著自己對昆蟲的喜愛與熟悉、投入昆蟲加工製品而致富。1960到1970年代的埔里，鎮民普遍需要金錢改善家計，昆蟲的採集成為當時的重點產業。也因余清



學生們在生態城鎮園遊會的會場設立解說攤位，向埔里居民說明昆蟲的趣味和奧妙。

金有大量野外採集、觀察的經驗，讓他對昆蟲種類有很高的敏感度，懂得固本才走得長久，也常提示採集業者們重視環境生態的維持。至今那些曾被大量使用的昆蟲種類，在埔里鎮近郊的數量仍然不少。反倒是埔里鎮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因人口增加、房舍和公共設施的擴張，讓原本的蝴蝶棲地改變，才是造成蝴蝶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。

我和學生們、和利華館長約定好，再一起努力，看看能不能繼續做點什麼。接下來，學生們的作品也會放在木生昆蟲博物館內展示。希望有更多的暨大師生、更多的埔里人、更多的遊客願意走向這間臺灣最大的民間維持的昆蟲博物館，瞭解昆蟲、瞭解蝴蝶、瞭解過去的埔里產業。 ※

木生昆蟲博物館簡介



位於南村里的木生昆蟲館。

木生昆蟲博物館由余清金(1926 ~ 2012)於1986年創立，用以紀念其父余木生，余清金也被形容為臺灣民間的昆蟲教父、沒有博士學位的昆蟲學家。

大約1930到1970年代，台灣的昆蟲標本產業逐漸興起，余清金家族成為埔里最大的盤商。他花下鉅資建設博物館，好讓更多人不用出國也能看到世界各地奇特的昆蟲；他特別喜歡蝴蝶，館內收集了各國的蝴蝶標本，並保存許多舊時的相片、工具和作品，包括：蝴蝶標本冊、蝴蝶桌布、蝴蝶貼畫等，承載了埔里手工業的集體記憶，相當值得一看。

目前第四代館長余利華是余清金的孫女。小時候余清金常帶著她四處去抓蟲、觀察野外生態。印象最深的，是她和阿公兩人經常在半夜的山區點燈，等候皇蛾。

也因從小接觸大自然，她深知棲地是昆

蟲生存最重要的關鍵，接任館長之後，木生昆蟲館的重點工作即在於推廣環境教育。照顧昆蟲和植物需要大量的時間和人手，余利華館長笑說自己兼任園丁和導覽解說員，很希望有更多人願意走進這間博物館，看看昆蟲、認識埔里的產業史，也歡迎帶一盆食草或蜜源植物回去，幫助蝴蝶有更多生存的機會。
(撰文／劉明浩)

蝴蝶女工與蝴蝶貼畫

1960~70年代，當時臺灣普遍生活經濟拮据，埔里隨著蝴蝶產業的興起，居民興起捕捉蝴蝶做成各種手工藝品，主要外銷到美國和日本。隨著訂單量越來越大，埔里鎮上幾乎隨處可見蝴蝶的家庭代工，許多專職蝴蝶加工的女工就出現了。

雙手靈巧的人會負責加工珍貴的蝴蝶，她們先把蝴蝶的軀幹去掉，將翅膀烘乾後，黏上假的軀幹，就加工完成。為了養家餬口，許多女工都是年輕時就開始做，在蝴蝶產業開始沒落之後，許多人就改行了。

到了1980年代，越來越少人會購買完整的蝴蝶標本來收藏，以蝴蝶維生的業者，開始發想更多關於蝴蝶的手工藝品，此時最具特色代表的就是蝴蝶貼畫。

蝴蝶貼畫依照品質的差異，有許多不同的做法，手藝精湛的高手能用蝴蝶做出仿真的人像畫，不必先畫草稿，便能用手將蝴蝶撕

貼成美麗的人像畫、西洋名畫等。

而品質較低的貼畫，則是事先在底稿上畫上草圖，再將蝴蝶貼上去，用剪刀剪成需要的形狀，甚至也有把蝴蝶染色的貼畫。這些貼畫的價格不一，最貴的要價上萬元，普通的一兩百塊也有。甚至，埔里鎮上有些人嫁女兒時，也將蝴蝶貼畫當成名貴的嫁妝陪嫁。
(採訪、撰文／柯郁芃、陳文媛、謝佳軒、劉明浩)



日籍攝影師室谷洋司所拍攝早期蝴蝶加工的盛況。

「夢蝶·蝶夢」

2018年921地震19周年暨紙教堂
台灣再生10周年紀念音樂會

921地震19周年之際
紙教堂台灣再生亦已10年
夢蝶在蝶夢中
無懼險阻
幻化，昇華
有愛，就有力量
讓我們一起
抱暖前行

敬邀9/21蒞臨紙教堂，和我們共同以詩歌、以音樂、以舞蹈，紀念曾有過的試煉與新生，並迎向嶄新的未來！

- 時間：2018年9月21日(五)晚上7點(當日入園免費)
- 地點：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(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巷52-12號)
- 演出單位：埔里 Butterfly 交響樂團、埔里合唱團、薪傳舞蹈團
- 指導單位：文化部、南投縣政府、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- 主辦單位：新故鄉文教基金會、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



2018 謝慕晨與蝶共舞 V

(攝影／辛妍)

埔里的夏夜，瀰漫悠揚的樂章。2018埔里 Butterfly 交響樂團「與蝶共舞 V」於8月4日於埔里鎮藝文中心登場，由旅美小提琴家謝慕晨率領弦樂團年輕樂手，與埔里鄉親共享世界的古典樂篇章。

謝慕晨，萊斯大學音樂學院碩士，現任美國休士頓交響樂團第2部小提琴首席。曾獲台灣絃樂團小提琴協奏曲比賽第1名的她，2010年為了追求音樂夢，獨自前往美國，後來考上美國四大音樂學院，並選擇其中的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就讀。

在國際樂壇高飛之際，也從未忘了她的成長之地。「我國小就隨全家人來到埔里，在這裡生活了14年，是埔里的孩子，一定要和埔里鄉親分享音樂！」今年，有4位

Butterfly 青年團員跟隨謝慕晨的腳步，走出埔里、邁向國際。樂團小提琴首席蘭馨將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音樂學院就讀研究所，暨大附中畢業的黃兆邦、曾則銘至美國猶他州州立韋伯(Weber)大學音樂系，王力喆赴香港演藝學院，各自為他們的音樂路，努力前行。

除了遠飛的年輕蝴蝶們，也有外地遊蝶學成歸鄉。出生於埔里的蕭俞麒，去年自台南大學音樂系畢業後，毅然返鄉加入樂團，教導大埔里地區的孩子，為家鄉盡一份心力。

與蝶共舞，是傳承，也是創新；不論即將遠行，或者滿載熱忱歸來，埔里這塊孕育他們夢想的土地，將是永恆的、無可取代的音樂原鄉。
(撰文／曾念哲)

夢蝶·蝶夢



觀音瀑布賞蝶趣

文·圖／李榮芳



有著綠色眼珠的朝倉小灰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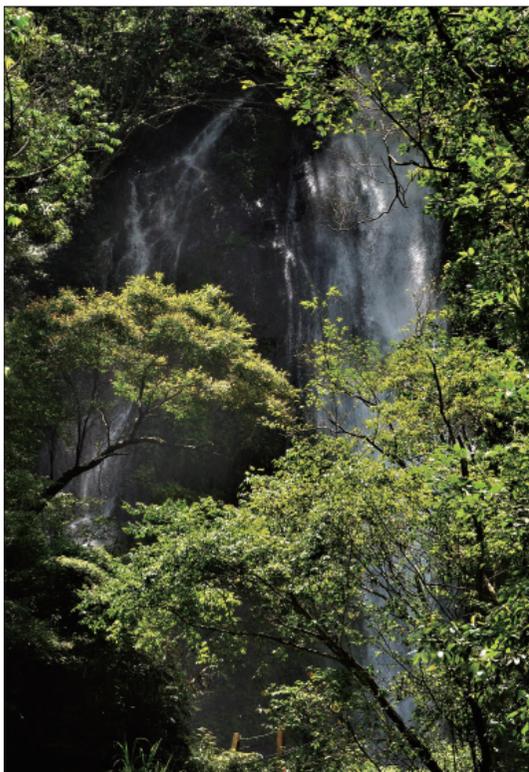
埔里地區擁有豐富的蝴蝶資源，早在日治時期即吸引諸多日本昆蟲研究學者到訪。時至今日，保育觀念抬頭，賞蝶、拍蝶取代昔日的捕捉，但要去哪裡好賞蝶呢？

蝶影紛飛的山徑

觀音瀑布是埔里人盡皆知戲水探幽的好去處，也是一條方便的賞蝶步道，行政區屬於蜈蚣里，位於台14線埔霧公路64公里處，溫柔婉約的瀑布有2處，一號瀑布在步道入口100公尺處，高約50公尺；二號瀑布往前步行約800公尺，從崖壁上傾瀉而下高約80公尺，豐水期時，那懸天飛瀑，氣勢磅礴有如萬馬奔騰。

狹窄的山谷，鬱鬱蒼蒼未經開發，蝴蝶食草豐富，加上飽含水氣，谷內彩蝶紛飛，也常會看到群聚吸水的畫面。埔里賞蝶最好的時間是每年3月至10月，而觀音瀑布在2月下旬起，「早春八寶」中的巒大小灰蝶會出現在水澗旁，以牠袖珍之軀展開全台蝶迷瘋狂拍蝶的序幕。

3月後粉蝶、灰蝶、鳳蝶會大量羽化，群聚吸水的畫面讓人為之驚艷，這類蝶種以雌白黃蝶、淡紫粉蝶、端紅蝶、台灣琉璃小灰



觀音瀑布是賞蝶觀瀑的好所在。

蝶、埔里琉璃小灰蝶、達邦琉璃小灰蝶、琉璃紋鳳蝶、台灣白紋鳳蝶等居多。

春天的步道上，常會遇到一年一世代、打著橘色領結的黃領蛺蝶，當然也不時看到姬雙尾蝶、雙尾蝶舞動尾突的短劍相互爭鋒，而石牆蝶總攤著翅膀那張地圖，隨時為你指引方向。5月，山谷裡許多蕁麻科植物餵養



石牆蝶。

出的細蝶，則會大量羽化，以牠那薄翼輕輕飄盪在你周遭。

夏天到了，蝶量也會到達極致，首先，那巴掌大的環紋蝶以不疾不徐的舞姿，穿梭於林蔭處，有著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優雅。夏天的陽光很燦爛，性格陽光的黃斑蛺蝶隨時會在步道上現身。台灣綠蛺蝶當然也不缺席地張開牠那美麗的金屬綠，寫一行有文化底蘊的一文字詩。

驚奇與驚豔的賞蝶之旅

白天裡的溪谷，偶有流星蛺蝶翩翩劃過長空落下，此時，記得許下你藏在心底的願望。如果相思已久，一時難以下筆，白圈三線蝶，會來幫你畫上一排白圈，寄給你的心上人，讓對方了解你的相思苦。

步道積水處，琉璃紋鳳蝶不小心會摔破一地的碎琉璃。最親民的紅邊黃小灰蝶，大方地在路邊作牠的日光浴；而一旁偷窺的一對

綠眼珠，牠正是穿著圖騰外衣的朝倉小灰蝶。若是看到了山黃梔，別忘了在枝葉間找找披著綠色披風的綠底小灰蝶。

心碎了嗎？琉璃蛺蝶隨時幫你補回盼望多時的琉璃帶。喜歡吃山豬肉嗎？在這裡，大綠弄蝶馬上跳出來說，可別搶我的食草「山豬肉」（一種常綠喬木名）啊！

溪流旁乍見黃色小精靈，從來不怕生，原來是可圈可點的姬黃三線蝶（合翅時有圈圈點點）。還有另一堆眼花撩亂的三線蝶家族，辨認起來忍不住臉上三條線。咦，哪來那麼多戰鬥機？把溪谷當戰場了，牠們是常常讓人弄都弄不懂的弄蝶家族，雖不認識沒關係，先拍個美照再說，回家再慢慢弄懂牠！



台灣綠蛺蝶。

最後要給賞蝶的朋友一些小叮嚀：1、近瀑布處濕滑，必須小心行走。2、山壁處偶有落石，易落石區請快速通過。3、山區常有雷陣雨，請備雨衣。4、溪流多險灘，請勿戲水。5、不要忘了帶本賞蝶的圖鑑比對。

進入觀音瀑布賞蝶前，先做好功課，處處充滿驚奇與驚艷，相信會帶給大家難以忘懷的賞蝶之旅！

※



雙尾蝶。